

引用:刘立安,孙永章,李海霞,孟月,王泽桐,王育林,周立群.扶阳及其学派时间轴线与空间尺度延拓考[J].中医药导报,2025,31(1):208-212,236.

# 扶阳及其学派时间轴线与空间尺度延拓考\*

刘立安<sup>1</sup>,孙永章<sup>2,3</sup>,李海霞<sup>3,4</sup>,孟月<sup>5</sup>,王泽桐<sup>1</sup>,王育林<sup>1</sup>,周立群<sup>1</sup>

(1.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 100029;

2.中华中医药学会,北京 100029;

3.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扶阳专业委员会,北京 100101;

4.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北京 100700;

5.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北京 100029)

[摘要] 从中医扶阳学派传承研究切入,在医文互鉴视域下,考证了中医学与中华文明中的扶阳及相关思想,将扶阳之说从清代郑钦安追溯至《后汉书》,并钩沉其先秦易道渊源。“扶”的本义是“辅佐”,辅佐阳气又包含着补阳、温阳、通阳、化阳、回阳、潜阳等多元化方法之指向,梳理并延展了扶阳及其学派、学术传承的时间轴线,并窥得扁鹊学脉与命门学说为扶阳传承中的关键之处。进而在扶阳传承溯源基础上,参合易道传承,立足医道融通范畴,综合道家与道教的修行与辅行、医家的少火与壮火,重释所扶之“阳”的生理与病理内涵。扶阳之“阳”,既是修道之阳,也是为医之阳,既是生理之阳,又是病理之阳。勾勒出人体生命“火寄水中”的“阴平阳秘”平衡态与以“阳主阴从”为“角力”的恒动态。重新考察了灼艾、丹药、附子等扶阳干预方法的“阳气资源配置优化”“阳气资源补充再生”定位,拓展了中医扶阳的空间尺度。

[关键词] 扶阳;扶阳学派;火神派;中医溯源;扁鹊学脉;命门学说;医道融通;文献考证

[中图分类号] [R2-09]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2-951X(2025)01-0208-05

DOI:10.13862/j.cn43-1446/r.2025.01.039

## Research on the Extension of Time Axis and Spatial Scale Expansion of Fuyang and Its School

LIU Li'an<sup>1</sup>, SUN Yongzhang<sup>2,3</sup>, LI Haixia<sup>3,4</sup>, MENG Yue<sup>5</sup>, WANG Zetong<sup>1</sup>, WANG Yulin<sup>1</sup>, ZHOU Liqun<sup>1</sup>

(1.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2. China Associ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3. Specialty Committee of Fuyang of World Feder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Societies, Beijing 100101, China;

4. Guang'anmen Hospital,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053, China;

5. Dongzhimen Hospital,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the study of the inheritance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chool of Fuyang,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medical and cultural works, examines the Fuyang and related ideas in Chinese medicine and civilization. It traces the clear concept of "Fuyang" from ZHENG Qin'an in the Qing Dynasty to the *Book of Later Han*, and delves into its pre Qin Yidao origins. Based on research,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fu" is "assisting", and "assisting" the Yang energy includes diversified methods such as supplementing Yang, warming Yang, promoting Yang, transforming Yang, returning Yang, and latent Yang. It sorts out and extends the timeline of Fuyang and its school and academic inheritance, and reveals the key points of Bianque's academic pulse and Mingmen theory in the inheritance of Fuyang. On the basis of tracing the origin of the inheritance of Fuyang, participating in the inheritance of Yidao,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medical and Taoist disciplines, integrating the cultivation and auxiliary

\*基金项目:中华中医药学会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2021-QNRC2-B0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项目(21VJXG03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BZS174)

通信作者:刘立安,男,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医医史文献、中医经典与学术流派

practices of Taoists and Taoism, as well as the low and strong fire practices of medical practitioners, the physiological and pathological connotations of the "Yang" supported are reinterpreted. The "Yang" of Fuyang is not only the Yang of cultivation, but also the Yang of medicine. It is both a physiological Yang and a pathological Yang. It outlines the "Yin Ping Yang Mi" equilibrium state of human life's "fire sent to water" and the constant dynamic state of "Yang governs Yin and follows" as the "struggle". Correspondingly, the positioning of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Yang Qi resources" and "supplementing and regenerating Yang Qi resources" for intervention methods such as burning mugwort, Dan medicine, and Fu Zi for supporting Yang was re-examined, expanding the spatial scal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 supporting Yang.

[Keywords] Fuyang; Fuyang school; Huoshen school; tracing the origi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ianque's academic pulse; Mingmen theory; integration of medical and Taoist; textual research

在中医发展史上,差异化的时代、地域和人文综合背景,审视、解读中医经典著作及理论,会推动学术流派及其学术思想的产生。某一派的学理,实际上是一种在相应背景和天、地、人交互视角下出现的学术杠杆,以之可以撬动整个中医经典理论体系。新时代背景下,以中医经典及理论为“钥匙”探源中华文明宝库,间接也对中医学派研究的视野、格局、深度等提出了新要求。现有中医学体系,以黄帝、岐伯、扁鹊(秦越人)、仓公及《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为源,逐渐发展形成了诸多学术支流及相应流派。中医学派既是经典学术划分、争鸣及繁荣的表现,反之,每一个学术流派又是回溯中医之源的一方视角与门径,综合纷呈之流派可以更全面、立体地追溯中医经典“元学术”。扶阳学派即是从阳气视角切入中医经典学术大局的流派,传统上一般认为其等同于清代郑钦安所传“火神派”<sup>[1-2]</sup>。2023年10月,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扶阳专业委员会整合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完成的“扶阳学派传承对中医药传承示范作用研究”获得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科技进步一等奖<sup>[3]</sup>。这一研究围绕推进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的当代中医药学派(64个)中的扶阳学派传承工作,致力于打造中医学派传承的样板,进而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提供示范和参考。这对新时代的扶阳学派及其学术格局的延拓提出了新要求,相应时空统一视域下扶阳学派之发展、溯源需要基于医史、训诂、文献等多学科知识再考掘。

## 1 扶阳思想及传承的时间轴线考延

1.1 基于医文互鉴的“扶阳”通考与义训 随着清代郑钦安所传“火神”一脉的繁荣,“扶阳”一词虽在中医学及学术流派研究界已司空见惯、日用不知,但目前学界尚未见对于“扶阳”二字系统考究者。从医学领域言,由郑钦安以上,南宋医家窦材在其《扁鹊心书》中即有“须识扶阳”专篇专论,指出“故为医者,要知保扶阳气为本”<sup>[4]</sup>。更早,北宋徽宗大观年间,朱肱撰注解伤寒之作《类证活人书》,该书序言中载有“君子扶阳气以养阴之时也”。宋真宗咸平三年庞安时撰《伤寒总病论》,其卷六中载有“扶阳气以养阴气也”<sup>[5]</sup>。以此注解、发挥为引,可见扶阳之意可直追汉代张仲景撰写《伤寒杂病论》时,学界目前可见以附子之用为线索对张仲景《伤寒论》扶阳思想及方法的专门总结和初步研究<sup>[6]</sup>。《黄帝内经》《难经》等经

典中虽未见严格意义上的“扶阳”一词,但重阳之意也从“阳气者,若天与日,天运当以日光明”<sup>[8][10]</sup>等围绕阳气的生气通天之论,以及“其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命门者……原气之所系也”<sup>[9]</sup>等肾系命门专论中透出。拓至医学典籍之外,则“扶阳”一词在汉代即可见,《后汉书卷二十五·崔骃列传第四十二》记载:“骃拟杨雄《解嘲》,作《达旨》以答焉。其辞曰:……《易》称‘备物致用’,‘可观而有所合’,故能扶阳以出,顺阴而入。”<sup>[10]</sup>同时据此崔骃列传记载其病逝于东汉永元四年(公元92年)<sup>[10]</sup>,早于生活在东汉建安年间的张仲景。崔骃使用的“扶阳”一词见于解《易》之句,由此则可将扶阳相关思想追至华夏“元典”——《易经》。从更宏阔的文化视角看,实际上,易学中的“扶阳抑阴”思想在古代已为学者明确总结指出并受到广泛关注,如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的《周易注疏》<sup>[11]</sup>,宋·朱熹的《周易本义》<sup>[12]</sup>,清·惠栋的《周易述》<sup>[13]</sup>等书中均多见有记。进入易学发源的先秦时期,《礼记·月令》《楚辞·九歌》等传世文献中也反映出扶阳相关思想,这在《太平御览》收录的蔡邕《月令章句》<sup>[14]</sup>和清·顾成天《楚辞九歌解》<sup>[15]</sup>中即明确指出。

古代时间线上的“扶阳”考梳,若为当下所参鉴,尚需在其义训中通古今之变。从古汉语多单音节词而言,可将“扶阳”二字掰开考察,传统医学中“阳”之义相对明朗,重点在于“扶”之考。《说文解字》记载:“扶,左(佐)也。”<sup>[16]</sup>《康熙字典》记载:“扶,佐也,一曰相也。”<sup>[17]</sup>由此可见,“扶”的本义如同古代政治中相对君王的辅佐,以辅政、纳谏、顾护等多元的方式帮衬君王之统治,而不喧宾夺主。比类于医学,则扶阳之法并不仅仅在于简单的补阳,而是包含着从“辅佐”阳气入手的补阳、温阳、通阳、潜阳、化阳、回阳、潜阳等多元化方法。

1.2 综合通考与义训的中医“扶阳”传承溯源 从以上“扶阳”通考与释义古今之变两方面出发,则可以自郑钦安向上接续追溯扶阳流派,将其流传的时间轴线拉长。医学史一般本于纪晓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医家类》中“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sup>[18]</sup>之言,将医学流派的明确出现定在宋金元时期,那么以上述窦材的扶阳专篇专论实可以作为扶阳学派逐渐出现的先声。上溯宋初乃至唐,再至于汉,医家乃至医学著作多具备综合性,这些医家与著作则可以称之为宋后多学派传承的共通资源,当然这些医家及其著作不可能不

受发端于《易经》《月令》《九歌》中源远流长的“扶阳抑阴”思想影响,那么这段时期中即可见到扶阳学术思想之积累,故张仲景、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综合性的医家也是扶阳传承链条上的关键之环。若再上溯至岐黄扁仓,从现存文献看来,扁鹊的学术思想具备鲜明的重阳、扶阳气质,其所撰的《难经》中首次系统论述了与相火勾连的命门学说。据笔者<sup>[19]</sup>前期考察,其从一“命门”至三焦“元气别使”的学术立论合于扶阳之用。且后世设专篇讨论扶阳的窦材之著作,定名为《扁鹊心书》,也是扁鹊一脉关乎扶阳的侧应。由此也可钩出的元明清李东垣、张景岳、赵献可、孙一奎等从阳气机能及命门着眼的医家,均可纳入扶阳及其学派传承体系。溯至《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记载:“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sup>[8][10]</sup>其指出阳气在自然界中的重要地位。该篇还记载了阳气对于人体的具体意义:“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sup>[8][10]</sup>并进一步载述:“苍天之气,清静则志意治,顺之则阳气固……故圣人,抟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sup>[8][10]</sup>强调人在生产、生活实践中需要顺应自然,因势利导,以养阳气。《黄帝内经》重阳但又不偏废阴阳的阴平阳秘之论可更加贴切地落在扶阳学术空间拓展上,留待后考。

诚然,因清代郑钦安为古代医家中论述扶阳最周到者,在其著作《医法圆通》《医理真传》中反复提及“扶阳”二字54次。郑钦安抓住阴阳纲领,在医易汇通的重阳视域下,重申“阳主阴从”,认为立命在于以火立极,外在的有形之体与外化的生命运动皆有内在的无形阳火推动,内在阳火中居核心就是肾中“真阳”(即坎中一阳、水中之火);同时认为立法在于以火消阴、用阳化阴,在重视传承张仲景伤寒之学基础上,抓住阳气、阴液这对贯穿经方体系的辨证要素,逐步形成了重阳的病因病机分析、扶阳的辨证论治,以及善用温补肾阳药物的个性化理论特征。可以说扶阳学术思想及流派是因郑氏显化,因其推动而缔造了扶阳史上的一座高峰,其紧扣“法宜扶阳”“扶阳抑阴”之旨的学说也是学界传统上所认为的严格意义上的扶阳之学。围绕郑钦安的扶阳之学及以之为源头,即形成了现今学界所指称的扶阳学派,又名“火神派”。其“人本”的传承者自郑钦安以降有近现代的卢铸之、补晓岚、祝味菊、吴佩衡、戴云波、刘民叔、龚志贤、范中林、唐步祺等乃至当代的李可、孙永章、刘力红等;其代表性著作传承则自郑钦安的《医法圆通》《医理真传》《伤寒恒论》三书以降,可见卢铸之的《郑钦安先生医书集注》《卢氏医学心法》《卢氏临证实验录》,祝味菊的《伤寒质难》《伤寒新义》《伤寒方解》,吴佩

衡的《伤寒论新注》,唐步祺的《郑钦安医书阐释》,孙永章、刘力红等的《扶阳论坛丛书》,孙永章、刘立安的《扶阳研究大成》(在编中),等等。其学说的传承总不离郑钦安“法宜扶阳”“扶阳抑阴”之旨。在世界在中医学会联合会扶阳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世界中联扶阳专委会”)2023年学术年会上,世界中联扶阳专委会名誉会长张大宁国医大师提出了基于扶阳学术考证与延拓探索学派内涵延拓的倡议。上文中在文明与医学综合视域下,所考梳出涵盖人物、著作、学说的扶阳思想及其传承脉络有关诸要素见表1,后续均可尝试纳入扶阳学派时间轴线与空间尺度延拓的探索性学术工作之中。当然,对扶阳思想的延拓性考掘是探索学派内涵延拓的先导与基石。

## 2 扶阳之道理法的空间尺度考拓

2.1 考察扶阳理法的医道融通视域 传承时间轴线的拉长,使扶阳及其思想具备了更强的包容性,相关理法也更加多样化,发展中的理法之空间层次即需要考察清晰。从最早专论扶阳的《扁鹊心书》切入,在《须识扶阳》篇中,窦材开篇即云:“道家以消尽阴翳,炼就纯阳,方得转凡成圣,霞举飞升。”<sup>[14]</sup>可见扶阳之学实际和融了道家、道教之理,兼通医、道两领域。这一点从郑钦安的师承上体现得更加清朗。郑钦安师承自刘沅,刘沅虽不以医术鸣世,但其学术思想以易与道的汇通为主体。其在倡导去人心以存道心时,对道教内丹学“坎填离”(大义即本于易学中坎水与离火二卦之象,取坎(☵)中一阳,填补离(☲)中一阴,达纯阳(☲)之境)有精当阐述。当然,四川巴蜀之地本身即是道教兴盛处,有学者<sup>[20]</sup>研究,被称作“万古丹经王”的东汉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自唐五代以降由蜀中道教信仰者传播才发扬光大,成为“丹经之祖”。而唐代较早挖掘《周易参同契》中内丹思想的道士刘知古是临邛(今四川邛崃)人,恰与郑钦安是同乡。从窦材与郑钦安两位扶阳关键人物管窥,若想通释扶阳思想,即离不开对易道思想及相关道教“知行合一”的内丹等修锻之法的察鉴。

由此即可合参修道之学中的“阳”来详细拆解中医扶阳之“阳”。笔者在从医学“任督周天”出发详细考察过道教内丹学史<sup>[21]</sup>,《周易参同契》的核心思想在于人在与天地节律的参合-同步-契合进程中增益、调动生理潜能(阳),实现“进阳火、退阴符”。《周易参同契》以后,在内丹学发展历程中,唐代钟离权、吕晶合著的《灵宝毕法》是最后的语言表述较为客观与平实丹道著作,紧接其后的施吾肩著《钟吕传道集》,创立了复杂的内丹学隐语系统,此后内丹学便有解纷之难,故相对客观的丹道之学呈现即在唐代施吾肩之前。钟离权、吕晶

表1 扶阳思想及其传承脉络与框架(初拟)

历史时期	先秦至汉代	汉代至宋代	宋代至清代	清代至今
大致阶段	扶阳萌芽(文明与医学综合视域)	扶阳思想的明确与积累(文明与医学综合视域)	扶阳医学流派的逐渐出现(医学为主的视域)	扶阳学派彻底显化与繁荣(医学为主的视域)
相关人物	文明与医学领域的上古先贤,如黄帝、岐伯、扁鹊、仓公	崔驷、张仲景、蔡邕、王弼、孔颖达、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	窦材、李杲、张介宾、赵献可、孙一奎等	刘沅、郑钦安及其后的近现代扶阳及“火神派”医家
相关著作	《周易》《礼记》《楚辞》《黄帝内经》《难经》《后汉书》《伤寒杂病论》《蔡氏月令章句》《抱朴子》《辅行决》《周易注疏》《千金方》	《黄帝内经》《难经》《后汉书》《伤寒杂病论》《蔡氏月令章句》《抱朴子》《辅行决》《周易注疏》《千金方》	《扁鹊心书》《脾胃论》《赤水玄珠》《医旨绪余》《医贯》	《医法圆通》《医理真传》《伤寒恒论》及《扶阳论坛丛书》等近现代扶阳及“火神派”研究与发挥著作

在其著作中平实、客观的呈现了内丹术大貌,其旨不外与吕岳之号一致的“纯阳”二字,这与《周易参同契》之气派一致,由此可见,扶阳之“阳”涉及修道之人首要抓住的生理之阳。此外,修道之人不可能完全不涉及与医学紧密相关的病理之阳,若是他们仅执生理之阳一端,即不可能出现医道兼通者。敦煌卷子中存在一部《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简称“《辅行诀》”),其中存在着“汤液经法图”,多有学者研究其为医道兼修的南梁·陶弘景所传,其对接着《伤寒杂病论》《伊尹汤液经》等《汉书·艺文志》记载的经方门根系<sup>[22-23]</sup>。从医学切入察此书主题“辅行诀”似难理解,从修道视角切入,则该书主题之解涣然冰释。此“辅行”应与道教“修行”相关乃至相配,平日生理之阳的增益需要不断修行,而一旦于患病状态下出现病理之阳,则需要服药调适,辅助修行(即辅行)以尽快回归练习生理之阳的常道。如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医道兼通者,均是在生理之阳与病理之阳的认识和实践上不偏废,当以修造生理之阳为主抓矛盾时,即是修道家,当以处理病理之阳为主抓矛盾时,即是医学家。

**2.2 扶“阳”定性定位之理与“阴平阳秘”初探** 人的生理之阳与病理之阳在《黄帝内经》即存在明确参对。《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记载了“壮火”与“少火”,多有研究<sup>[24-25]</sup>参考明代张景岳对该篇的训解,认为二者即病理之火(阳)与生理之火(阳)。参考《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原文,病理状态下有“壮火之气衰”“壮火食气”“壮火散气”等情况,生理状态下维持“少火之气壮”“气食少火”“少火生气”<sup>[26]</sup>。再综合现代医学及语境进行阐释,可知人体一旦受邪,身体即会“智慧性”调动生理潜能,以抗击病邪,可能出现如发热等身体生理机能的亢进,当然同步也会出现身体的消耗,即进入“壮火”性病理状态,这也是可见到症状、体征的正邪交争状态。而如果身体不受邪,则即一直赖“细水长流”的“少火”维持新陳代谢的有序运行,并维持稳定的体温。当然,“少火”也不可太弱,一旦生理之火太弱,则邪气来时,无“火”可调以抗邪,也不见正邪交争与相应症状、体征,一旦大邪至,则猝死不治,生活中常见一些猝死病例在生前长时间不感冒、不发烧,或是此理。反思之,人平日所患如感冒发烧类小病,有一定的身体自发“练兵调整”和主观大病警示之功。

以上所言维持机体生理性运转的“少火”是从定性言,若再合以中医藏象以定位,一般研究认为人体之狭义“少火”即寄存肾水之中的命门相火,或称元阳<sup>[25-26]</sup>。回归中医“天人相应”意象思维,相火即类似于寄存于地下的地火,此“地下”或是《素问》运气七篇中记载的与“司天”相对的“在泉”位。古代先贤应在将五行与“六节藏象”合应的过程中,将“火”一拆为二,即见“君火”与“相火”之分。众所周知,在中医体系中君火寄于心,相火寄于肾。与自然、万物相参而论,君火居上,类似自然界中的太阳,其首要功能是以光普照,又类似于生活中照明的悬挂吊灯,这些朴素意象合于“心主通明”。相火则类地中熔岩之火(古人论惊蛰时节“雷始震”是地火之阳气外泄上升与天气交感的结果,故此火又称之“龙雷之火”),也类似日常生活中安置于居室地板下的地暖系统,此火起到温煦及蒸地气上为云的作用,其与普照的太阳之火(应于心所主君

火之通明)相对<sup>[19]</sup>。同时按常理论,照明者需居于上,温煦者需居于下,位置颠倒则作用不显。当然,火的本性虽是“炎上”,在天人相应视域下,普照的太阳君火,则可为植物(木)的光合作用所采藏,下降于地,与在下之龙雷相火互资互济、相辅相成。这或是心火赖胆木以降的自然应象,背后蕴藏《素问·六节脏象论篇》“凡十一脏,取决于胆”<sup>[28]</sup>之理。其实《康熙字典》记载“扶”字除了有“相”之义外,本身还有“少”之义<sup>[17]</sup>,这也是少火与相火的一种系联。寄存肾水中之相火意象,恰合于《素问·生气通天论篇》所论人之健康态的“阴平阳秘”。一般研究多认为“阴平阳秘”是一种人体平衡态,参合相火寄存水中之象,则可进一步勾勒出“阴平阳秘”之象,并进一步将这种平衡态进行具体化描述。首先,古人对阴阳之状态以“平”“秘”二字进行不同的描述,说明阴阳的这种平衡并非无差别的、静止的、绝对的,反此则阴阳二者则会失去差异化的内部“角力”,使二者整体上死水一潭、毫无生机,这违背“生气通天”之旨。而寄存水中的相火,其恰似一潭平静的水面之下秘藏不显明的热力(非明火),将水蒸而上,化为氤氲之云气,润养万物,如《白虎通义·嫁娶》引《周易》云:“天地氤氲,万物化淳。”<sup>[27]</sup>也应于《易经》六十四卦中的水火既济卦。由此可知,阴阳的平衡是有差别的、相对的平衡,也是各自发挥其作用下的平衡,阴阳各自发挥差异性作用下产生推动性的“角力”,使通天之生气在恒持的动态中显化。这侧映出人体中气以相火为根的底层道理,在阳火的升降浮沉中即也实现了生气之“周流”。动即属阳,扶阳一脉的“阳主阴从”思想应也内蕴于这种恒动平衡中。生活中也多见类似之理,如茶道中烧水之讲究,煎茶时所烧之用水多如苏轼《试院煎茶》所云“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sup>[28]</sup>,这种“鱼眼”小沸即是应于“少火”的热力秘而不显态,一旦过之,则至应于“壮火”下的“沸波鼓浪”。若再过,其“壮火”则如烧造杯盏所淬之火,初出窑的杯盏壁上带有红炽的明火,点水激其壁,则火冒三尺,如同浇油一般,比之人体,或可应于火热炽盛、高热惊厥等病象。

**2.3 扶阳之法层次简拓** 从郑钦安以降,扶阳之立法确围绕寓居肾水中的相火,且多以用附子等主药展开。追至南宋·窦材,则其扶阳之法更为多元,且涉及医道两个领域。《扁鹊心书》记载:“保命之法,灼艾第一,丹药第二,附子第三。”<sup>[29]</sup>窦材从重要性上仅仅将附子排在第三位,《神农本草经》记载附子:“辛,温。主风寒咳逆邪气,温中,金疮,破癰坚积聚,血瘕,寒湿踒躄,拘挛膝痛,不能行步。”<sup>[29]</sup>可见从此源头性记载而言,附子并没有直接补肾中之相火(元阳)的功效。有学者系统统计研究了《伤寒杂病论》,认为其中的桂枝附子汤方、白术附子汤方、甘草附子汤方等皆重在除风湿止痛,后世运用也多见重点着眼及针对“风寒”因素者<sup>[30-31]</sup>。由此而言,附子所温的部位可能在人体的相对外周部。附子是毛茛科草本植物乌头主根旁生的侧根,以“旁而支者”的形态而论,也应于人的肢体等相对外周部位。《素问·至真要大论篇》记载“以辛散之”<sup>[28]</sup>,附子之味辛,则又有外散之效。综合以上附子的《神农本草经》记载、经典方研究、生长形态、性味功效4点,可推附子的作用或主要是通过辛味外散与温通外周的“虹吸效应”,抽吸、激发肾中元阳输出到周身肢体,以抗击病邪,也就是说

其瞄准的是人体阳气的“资源配置优化”。窦材放之于第二的丹药，明显与道家及道教修行相通。如前所考，古人修道在“纯阳”的目标导向下，主要着眼于生理之阳的养护壮大，由此可推丹药主要瞄准人体阳气的“资源补充、再生与扩大”。居于至关重要的艾灸，《扁鹊心书》既定其为第一“住世之法”，又立专篇讨论“大病宜灸”，无论在摄生延年还是祛病疗疾上对灸法推崇备至，可见灸兼顾了附子、丹药两者之长，合担生理之阳与病理之阳。当然窦材用灸，在先天基础上同步关注后天，对目前扶阳学术延拓也有助益。窦材总结“肾为一身之根蒂，先天之真源，本牢则不死”，“脾为五脏之母，后天之本，属土，生长万物者也”<sup>[4][5]</sup>，认为人身之阳气，有赖脾肾以生发，在施灸选穴时，抓住脾肾二脏，临证以关元穴、食窦穴（近胃之大络）最为常用。这即可将李杲所提出义近“脾胃中焦运化不利、周身代谢不佳”所生的“阴火”及相关论断纳入扶阳体系。当下，如董学军、张连义等扶阳学者在其著作《扶阳中土论》<sup>[32]</sup>、《杏林求真：扶阳老中医临床医论医案选辑》<sup>[33]</sup>中也已经强调并专门讨论了此点。

### 3 小 结

综上所述，从清代郑钦安时显化的扶阳学派是中医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明朗的扶阳之说可直追汉代，其思想渊源则在先秦易道之中。结合易道的延继与扶阳内涵的扩展，则中医扶阳思想发展轴线得以昭明及延展，并可窥扁鹊学脉与命门学说为扶阳传承的关键之处。从易道相承、医道融通切入，则扶阳之“阳”，既是修道之阳，也是为医之阳，既是生理之阳，又是病理之阳。牵住“阳”之“牛鼻子”，可勾勒出人体生命“火寄水中”的“阴平阳秘”平衡态与以“阳主阴从”为“角力”的恒动态。相应重新考察了灼艾、丹药、附子等扶阳干预方法的“阳气资源配置优化”“阳气资源补充再生”定位，拓展了中医扶阳的空间尺度。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局长余靖于2006年在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特色优势及古今学术流派研究专家座谈会”上即已指出，历史上的中医药教育主要以师承为主，以师承为主的不同中医药学术流派共同促进了中医药学术的发展<sup>[34]</sup>。在新时代背景下，系统挖掘代表性学派的学术内涵、发展规律与传承范式，必将与院校中医药教育传承形成合力，协同促进中医药的“传承精华”和人才培养。同时，以扶阳及其学派、学术格局溯源拓展为先导，探索新时代需求下当代中医药64个学派传承范式的优化，以及流派学术在大历史视域下与中医经典“元学术”的互动阐释，当是中医药学派研究中努力的可取方向。

### 参考文献

- [1] 张存悌.“火神派”的理论要点和现实意义[J].中医药文化, 2009, 4(1):12-13.
- [2] 颜文强,詹石窗.道家“内阳外阴”生命观对中医火神派的启示[J].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2, 37(9):4957-4962.
- [3] 中国民族医药协会.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科学技术奖评审结果公示[EB/OL].(2023-09-02)[2024-04-12].<https://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3/9/507685.shtml>.
- [4] 窦材.扁鹊心书:大字版[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8.
- [5] 田思胜,朱肱.庞安时医学全书[M].2版.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5:5.
- [6] 邱模炎.古今中医名家论疫病[M].南京: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2:83.
- [7] 刘念,尹飞,王伟强,等.从《伤寒论》附子的运用探讨张仲景扶阳之旨[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22, 28(1):50-52.
- [8] 刘纪青.诗香经典《黄帝内经·素问》:诗青诗译中医古籍丛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23.
- [9] 秦越人.难经:大字诵读版[M].钟国新,整理.周蓉,主播.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22:56.
- [10] 范晔.后汉书[M].北京:团结出版社, 1996:486.
- [11] 王弼,韩康伯,孔颖达.周易注疏[M].陆德明,音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148-152.
- [12] 朱熹.周易本义[M].天津:天津市古籍书店, 1986:57.
- [13] 惠栋.周易述:简体横排本[M].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5:551.
- [14] 李昉,李穆,徐铉,等.太平御览:第2册[M]/张元济.四部丛刊:三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36:467.
- [15] 顾成天.楚辞九歌解[M]/吴平.楚辞文献集成:第十三册.扬州:广陵书社, 2008:9355.
- [16] 许慎.说文解字:注音版[M].徐铉校,定.愚若,注音.北京:中华书局, 2015:106.
- [17] 康熙字典:标点整理本[M].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整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2:1003.
- [18] 刘时觉.四库及续修四库医书总目[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5:1.
- [19] 刘立安,孟月,关澳,等.以“命门考”为先导的神气互用探微[J].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3, 38(11):5567-5571.
- [20] 张涛.刘沅易道会通思想研究[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1):52-60.
- [21] 刘立安.思考奇经八脉之任督周行:多学科视角下的任督周天史与针灸探论[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3:34, 97.
- [22] 谢梓健.基于佛教的《辅行诀》成书年代新证[J].中医文献杂志, 2020, 38(3):23-25.
- [23] 徐雨辰,张立山,郭威,等.从《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的角度探讨小青龙汤[J].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2, 37(7):3912-3915.
- [24] 晁若瑜,魏永彬,孙德禹,等.《黄帝内经》少火壮火解析及医案举隅[J].山东中医杂志, 2022, 41(5):564-568.
- [25] 连道生,张云飞,黄静娴,等.浅析少火与壮火的关系[J].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1, 36(7):4353-4356.
- [26] 郭立崎,赵国仁.《内经》少火壮火解[J].浙江中医杂志, 2013, 48(11):797.
- [27] 陈立.白虎通义疏证[M].吴则虞,点校//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 1994:491.
- [28]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第14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9160.

(下转第236页)

- [15] 刘文忠.汉魏六朝文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155-166.
- [16] 黎翔凤.管子校注[M].梁运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4:947.
- [17] 姜太芹,姜太玲.我国中医药旅游研究综述[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9(1):94-102.
- [18] 赵恒伯,张彪,吴海波,等.中医药康养旅游产业发展模式与路径探析[J].企业经济,2022,41(9):153-160.
- [19] 李莉,陈雪钧.中国康养旅游产业的发展历程、演进规律及经验启示[J].社会科学家,2020(5):74-78,90.
- [20] 张广海,刘二恋,董跃蕾.中国中医药资源空间分布、匹配类型与旅游开发模式[J].地理科学,2023,43(12):2162-2172.
- [21] 王兆峰,史伟杰,苏昌贵.中国康养旅游地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J].经济地理,2020,40(11):196-207.
- [22]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2版.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 [23] 郭文.社区型文化遗产地的旅游空间生产与形态转向:基于惠山古镇案例的分析[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6(2):75-82.
- [24] ROMANOVA G, VETITNEV A, DIMANCHE F. Health and wellness tourism [M]//DIMANCHE F, CALDITO L A. Tourism in Russia: A management handbook [M]. Bingley, UK: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2015:231-287.
- [25] 李丽亭,尚冰.从叙事医学视角解读景贤《医学从正论》中的中医文化[J].中国医学伦理学,2022,35(4):368-373.
- [26] 陈莹盈,林德荣.旅游活动中的主客互动研究:自我与他者关系类型及其行为方式[J].旅游科学,2015,29(2):38-45,95.
- [27] 任宣羽.康养旅游:内涵解析与发展路径[J].旅游学刊,2016,31(11):1-4.
- [28] 刘甜芳,杨莉萍.中国老年心理问题的现状、原因及社区干预[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9,39(24):6131-6136.
- [29] 朱亚鑫,吴炜,张怀文,等.老年人心理与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J].中国卫生统计,2022,39(5):699-701,706.
- [30] BAGOZZI R P, DHOLAKIA U. Goal setting and goal striving in consumer behavior[J]. J Mark, 1999, 63(Suppl 4):19-32.
- [31] 沙莎,郑嫣茹.中医药文化在景观中表达的创新研究[J].现代园艺,2017(21):131-133.
- [32] 谢彦君,徐英.旅游场中的互动仪式:旅游体验情感能量的动力学分析[J].旅游科学,2016,30(1):1-15.
- [33] TOMBS A, MCCOLL -KENNEDY J R. Social -servicescape conceptual model[J]. Mark Theory, 2003, 3(4):447-475.
- [34] BARRETT L F. How emotions are made: The secret life of the brain[M]. Boston, US: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78.
- [35] 龙迪勇.寻找失去的时间:试论叙事的本质[J].江西社会科学,2000,20(9):48-53.
- [36] 梁嘉祺,姜珊,陶犁.旅游者时空行为模式与难忘旅游体验关系研究[J].旅游学刊,2021,36(10):98-112.
- [37] 王佩瑶,王继堃.叙事隐喻的作用机制及其在绘本中的应用[J].医学与哲学,2023,44(9):44-47.
- [38] 邢玉瑞.中医象思维的概念[J].中医杂志,2014,55(10):811-814.
- [39] 保罗·利科(Paul Ricoeur).活的隐喻[M].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295.
- [40] 龙迪勇.空间叙事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80.
- [41] YUS F. Visual metaphor versus verbal metaphor: A unified account[M]//FORCEVILLE C, URIOS-APARISI E. Multimodal Metaphor. Berlin, Germany: Mouton De Gruyter, 2009:147-172.
- [42] 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M].于晓,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153.
- [43] CHATMAN S. Story and discourse: Narrative structure in fiction and film[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9:151
- [44] 周泽东.由必然性到本体:论杜夫海纳的自然美建构[J].中国文学研究,2022(1):20-26.
- [45] 赵刘.作为意向性的旅游:兼论旅游世界的时空构造[J].旅游学刊,2017,32(4):78-86.
- [46] 云燕.认知叙述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20:23.
- [47] 董引引,曲颖.目的地依恋记忆的动态表征:从初游到重游的情感迁移:以海南岛为例[J].旅游学刊,2022,37(7):95-106.

(收稿日期:2024-04-24 编辑:刘国华)

(上接第212页)

- [29] 神农本草经[M].王德群,点评.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8:134.
- [30] 董思含,孟江,吴孟华,等.附子历史沿革考辨[J].中国中医药杂志,2020,45(22):5567-5575.
- [31] 石雪华,郭宏伟.《妇人大全良方》中附子运用撷菁[J].中医药导报,2023,29(8):166-170.

- [32] 董学军.扶阳中土论:通向大医之路[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22:12.
- [33] 张连义.杏林求真:扶阳老中医临床医论医案选辑[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23:42.
- [34] “中医学术流派研究”课题组.争鸣与创新:中医学术流派研究[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2.

(收稿日期:2024-04-17 编辑:刘国华)